

# 夏明白传



我生于1938年那个苦难的年代。

我生长的地方是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洲（即现在的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属下的邦戛镇假狮村。据老一辈人说，我的祖父是因为逃避战乱和饥荒，从中国大陆的广东省揭西到南洋谋生，我的父亲也是在西婆罗洲山口洋属下的邦戛镇昔加罗村出生的，因而，我是侨二代。

我的父亲从荷兰殖民时代的荷华学校毕业出来，成为公务员“老大”，实际上就是村长，在偏僻的村庄为荷印政府维持治安、收缴山租。不幸在我还是三个月的婴儿的时候，他在缺医少药的乡间病逝，年仅34岁。

我的妈妈是在中国大陆广东省蕉岭县出生的，因为灾荒，8岁那年让水客以一担番薯的代价，被带到南洋，在西婆罗洲山口洋属下的鹿邑甲必丹家里当丫鬟，与我父亲结婚后，生下四男二女。我是家里最小的，父亲去世时，我的大哥才14岁。

父亲去世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南洋，母亲带着六个子女辗转在椰林下投靠姑妈家，和平后迁到山口洋。大哥二哥早早就外出打工，大姐二姐把上学的机会留给我和三哥，她们跟着妈妈为人浆洗衣服、摆小摊卖绿豆糖水等等维持生计。

为了能让我上中

学，妈妈到学校当厨娘，我得以免费读完三年初中。从14岁到16岁，我在山口洋南华中学受到很好的教育熏陶，我如饥似渴的阅读新中国出版的书籍，尤其是当年苏联的文学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等等，还有许多新中国的文学作品，让我向往新中国，渴望回国读书。从17岁到21岁，我先后在邦戛中华公学和孟加影华侨中学当教师，期间还努力考入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中国语文专修科，大量阅读我国的《三国演义》等四大古典名著、唐诗宋词元曲、茅盾、鲁迅、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为了回国，我只身闯到雅加达，在一间中药行打工，后来听说到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工作三年可以免费回国，在雅加达新华学校工作的黄老师（他在南华中学工作时是我的班主任）的推荐下，我于1962年初进入侨团总会办事处当干事。工作之余，我再次考入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把在印尼排华期间暂停了的对中国语文专修科的学习继续下去。1965年7月获准乘“光华”轮回国。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不愿滞留在城市吃闲饭，与16位志同道合的新归侨，组成“中华儿女下乡革命战斗队”步行到广东惠阳潼湖华侨农场落户，从开荒、育种插秧、夏收夏种秋收冬藏到驶牛、开拖拉机，艰苦的劳动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成为第二生产队队长和农场革委会副主任。我在农场与同样来自印尼的苏门答腊占碑的归侨女孩结婚并在农场养育了一男一女。1973年底，由于符合国家对归侨调整安置政策的要求，分配到广州华侨旅社及广东省华侨实业发展公司工作到1998年退休。在工作之余，我努力补回没能上高中、大学的短板，考上广州市委党校大专班，历时三年，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律学和党史课程。使我在职场生涯中能做到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我曾于1993、2003、2013每隔十年回去印尼雅加达、山口洋探望亲友。与我的发小好友管天来、林木森有过短暂的美好的相聚。与山口洋乡亲、南华中学校友、邦戛、孟加影校友以及侨团总会的老同事欢聚，在山口洋整洁的街道、长沙霸金色的沙滩、在雅加达独立广场、在茂物植物园、在本哲的外甥们的别墅留下甜

蜜的足迹、在巴厘岛的海神庙前流连忘返，在古打海滩观赏日落的美景。

还是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老师把得奖作文发表在坤甸《黎明报》的副刊上，从此让我对阅读和写作痴迷，在学校和侨团工作期间及退休后，我笔耕不断，在《黎明报》、《印度尼西亚日报》、《火炬报》、《忠诚报》、《首都日报》、《国际日报》等等的副刊写了一些习作并得到发表。在国内。调整安置到广州后，也在《广东侨报》发表一些习作。退休后，我对写作的痴迷热度不减，先后在北京的·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自费出版了《夏明白选集》（2011年）、《我在中国大陆五十年》（2016），把过去发表过的习作结集出版；2020年，得到梁俊祥先生的支持，由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了《永远的IPPT办事处》。

如今老伴虽然中风失能住进养老公寓，所幸儿孙们都已成长，我在居住小区过着平静的生活。

**夏明**  
**2022年4月25**  
**日于番禺**